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八回 辨鐵鞭貞女全名節

話說柳毅從撫州郡守調升了廣東提刑，領著兩位夫人，上任已過。虓兒向柳毅道：「相公遷升此處，不可不知此處的土俗民情並一切毒蟲惡獸。妾有《異類譜》一冊，是我母親巡山時親眼所經。湊成一帙，以當鑄形象物之意。所載兩廣，尤為備詳。相公常看此書，頗可廣拓識見，有裨治理。」柳毅道：「如此更妙！」虓兒遂把這一冊書呈於柳生，柳毅展開一看，首載《鐵鞭蛇賦》一篇，其詞云：

維毒出之滋長，實變幻其莫測。苟考辨之未詳，每躬逢而受災。爾乃品居蛇類，名號鐵鞭。眠於夏日，旺在秋天。咬腦汁之一飽，恒掩臥乎三年。形雖蜿蜒，質同金鋼。掉尾相擊，所經必傷。伏行旅之邸舍。入佳人之閨房，時潛藏於林底，亦隱蟠夫屋樑。至若性忌燈光，喜托暗室。搏閃醉後，噬乘睡餘。不畏刀劍，專怕熏炙。雖產育乎此地，實土人所未悉。

柳毅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書頗有用處。」遂細心披閱。不題。

卻說韶州府城裡有個富家，姓劉，名靄。一生無子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叫做貞娘。他對門有家鄉紳，姓隋，名經乾，曾做過京員。其子隋郎，年至十八，還未娶妻。隋、劉兩家愛好作親，結為婚姻，議定八月初六日過門。到了那日，一家顯貴，一家殷實，男賓女客照應不暇。隋鄉紳操持了一天，甚是困乏。叫他兒子早歸洞房，他老夫婦兩個就關門睡去。

卻說隋郎到了房裡，新娘一見，有些害羞，不肯就寢，隋郎只得獨自上牀睡了。新娘見他丈夫已睡，就躲在當屋外間，在兩把椅子上睡去。到得夜甚深時，夫婦兩個俱經睡熟。長明燈未曾挑剔，不覺自己滅息，室中甚是黑暗。那牀上地棚板內藏著一鐵鞭巨蛇，見新人房中有些香氣，就從穴內鑽出，爬上牀來。隋郎夢中矇矓驚醒，那蛇聽見人聲，就爬近前來，照隋郎頭上一尾擊去，早已經是腦漿迸裂。那蛇吃了個大飽，仍舊鑽入地棚板內臥下。

卻說新娘到了天明，正要上裡間內去梳頭。進來一看，只見滿牀紅血，並不知他丈夫幾時死去。嚇了個倒仰，出來把門開開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！禍從天來了！」公婆聽得是新媳婦的聲音，總忙起來，問道：「媳婦，有甚事情？」貞娘哭著說道：「你兒子死在牀上了！」隋鄉紳進房看時，見他兒子頭骨粉碎，腦漿俱無。捶胸頓足，痛哭了一場，才把個死屍停在當門。

劉靄聽說女婿死去，過來弔孝。走近屍牀一看，見腦骨俱碎，甚為愕然。隋鄉紳把劉靄讓到客舍坐下，說道：「小兒成婚未過一宿，就被人活活地打死。此中必有緣故，親家根問令愛，定知端底。」劉靄無言可答，向貞娘問道：「夜間有什麼動靜，難道你沒聽見嗎？」貞娘答道：「他先上牀睡的，我在那外間來，也睡著了，並無什麼動靜。天明起來，見他已經死在牀上了。」劉靄再三追問，貞娘答道：「委係不知，叫我從那裡說起！」隋鄉紳在門外喊道：「吾兒死得不明，這非到當官，斷難鳴冤！」劉靄見他親家說話不好，向貞娘道：「女兒，你與隋郎前世有仇，所以死得這樣闇昧不明。不惟你難以洗清，連俺做爹娘的也難以說嘴了。」貞娘答道：「這是孩兒命該如此，無可說了。」兩個大哭了一場，劉靄無顏在此，轉回他家去了。

劉靄的夫人方氏問道：「事情怎樣？我好過去弔孝。」劉靄答道：「你不必去了！他家定要鳴官，女兒多半是個死人了，打點救咱家的孩子罷！」方氏哭道：「吾兒素守閨訓，我的家教又甚嚴謹，有什麼外事，他公婆怎麼就猜到這上頭來？」這且不提。

卻說隋鄉紳稟了縣主，縣主就來相屍，驗的係鐵器打死。劉靄恐他女兒受刑，上下打點，就費了一二百兩銀子。縣主把貞娘帶到衙門，著官媒押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堂，帶上去審。縣主問道：「你這個賤婦，結交的何人，把你丈夫打死？」貞娘回道：「犯婦閨門不出，並無三兄六弟，又輕易到不了親戚、鄰舍，從何處結交外人？況我家原係舊族，頗知禮義，豈肯做此不良之事，玷辱宗祖？還求老爺原情！」縣主道：「一派胡說！你丈夫屍傷的係鐵器打死，你如何還說沒有結交別人？這不撈不招。」叫左右：「給我撈起來！」就把貞娘撈了一撈，從早堂直到午刻方才放撈。貞娘聲聲叫苦，又回道：「隋郎死得若屈，叫奴償命，情甘就死。若說別的，到底不招！」縣主大怒，又把貞娘打了三十個嘴巴，打的滿口流血，送入監中。

次日方氏進監來，看他女兒，只見貞娘：

雲鬢繚亂，頭戴飛蓬之狀；桃臉垢積，面著染病之色。雙手盡關木扭，欲舉動而不能；渾身悉被鐵鏈，將展轉其奚自？本是天台仙姬，竟成了地獄冤魂。

母女兩個一見，抱頭大哭。方氏道：「我兒，刑罰難受，不如權且招承了罷！若不該死，到得上司衙門，定有清官代為解脫。」貞娘答道：「孩兒實無別事，強為招承，咱家門風安在！」方氏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。」說完，母女兩個灑淚而別。

後來縣主提出又審，貞娘回道：「犯婦縱吐真情，老爺到底不信。依老爺說畫招是了！」縣主道：「你既肯招承，省得多受刑罰。」審過解府，劉靄又到府上打點了一番。連審三堂，前案盡翻。遂吩咐暫且寄監內，以候再審。貞娘作詩一首以自歎，道：

惱恨彼時心太愚，登牀何不同丈夫？

禍來一己身當去，免使獄成涉糊塗。

六月飛霜渺無望，三年不雨難再首。

壁稱潔白誰肯信？屈死九泉徒咽嗚！

卻說韶州府郡守恐上憲行文催提，特進省參見提刑，稟道：「卑職因斷獄未決，恐誤朝審的日期，先來稟明大人。」柳毅問道：「貴府所斷是那一案？」答道：「韶州城內有家鄉紳，姓隋。娶一新婦，不知在家結交的何人，花燭之夜，竟把他丈夫打得腦漿迸裂，死在牀上。隋鄉紳報知本縣，縣主問成是結奸謀害。及到解到卑職衙門，盡翻前案。須得發回本縣，審清解來。」說完，告辭而出。柳毅進了後宅，就把這事告訴二位夫人。虓兒道：「此案定有委曲！與其發回本縣，不如解到省來，替他問個明白。」

次日，韶州府進來辭行。柳毅吩咐：犯人、原卷一齊解到提刑衙門。過堂已訖，柳毅叫官媒婆給貞娘洗了臉，梳了頭，換上衣裳。鎖到三堂後邊一個密書房裡，叫一位夫人出來驗了一番。回來向柳毅道：「此女仍係處子，斷官以結奸問罪，何良心之喪盡也！相公照鐵鞭蛇一條問去，庶可得其原情，保全這女子的性命。」柳毅道：「下官也看是這樣。」

柳毅把隋鄉紳並劉靄俱提進省來，當堂候審。柳毅先問隋鄉紳道：「你與劉家作親，是圖他的妝奩，可是圖他的人家？」隋鄉紳回道：「是圖他的人家。」柳毅道：「既是圖他的人家，焉有名門大族任其女之結交姦夫者！況你係宦家，深宅大院，縱有匪人，如何驟能進入內室？照結奸推究，不惟劉家難以見人，連你面上也覺無光。暫且下去！」

把劉靄叫上來，問道：「你這個女兒，他常在家裡，也不時地出來外去？」劉靄回道：「生家外有男僕，內有女童。貞娘臥樓不下，已經數年。大人不信，提姆母並兩鄰來問，便知真假。」柳毅道：「這就是了！料你這等人家，斷無如此不才之女！也且下去。」

把貞娘叫上去，問道：「你的住室，可與公婆相近還是相遠？」貞娘回道：「公婆住在堂屋，犯婦夫妻兩個住在偏房。」柳毅又問道：「房內是土地，可是磚地呢？」貞娘回道：「當門地係磚鋪，兩斷間內俱係板棚。」柳毅又問道：「板是新棚的，可是原舊的？」貞娘回道：「當門磚係新鋪，裡間板係舊棚。」柳毅道：「下去！本司已明白了。」

又把隋鄉紳叫上來，吩咐道：「本司著官媒相驗，你兒婦尚係處女。為何誣告他結奸害夫？」隋鄉紳回道：「現今我的兒子被人打死，如何反成誣告？」柳毅笑道：「你雖中過兩榜，無奈學問有限。你這裡出一樣異蛇，名叫鐵鞭，以尾傷人，如同鐵器，吃人腦汁飽臥三年，常隱人家牀下。你可知道嗎？」隋鄉紳回道：「大人所見，出自何典？」柳毅道：「你還不服嗎？」就把《異類譜》所載《鐵鞭蛇賦》給他一看，隋鄉紳還是半信半疑。

柳毅仍把貞娘寄監，著差人多拿火把，來到隋家新人房內。把牀抬出，點上火把，把地棚板一掀。下邊有個大穴，穴內蟠一大蛇。長有半丈，粗如鵝卵。被火一蒸，渾身軟了。差役把這蛇放在筒裡，解到省來。

柳毅仍坐大堂，一時看者不計其數。柳毅吩咐隋鄉紳道：「蛇是真的了，食人腦汁你還未必深信。」著人使差人剖破蛇腹，所吃隋郎的腦漿尚未化淨。柳毅道：「這椿命案，本司斷得否？」隋鄉紳下邊只是磕頭。又把貞娘提出監來，問道：「你丈夫原係毒蛇害命，已經報仇。你願回娘家去，還是願回公婆家去？」貞娘道：「婦人之義，從一而終。丈夫雖死，仍回婆家為正。」柳毅道：「你與隋郎，原非夫婦，所以成此奇案。不如仍回娘家，再作商議為妥。」叫劉靄把貞娘立時領去，隋鄉紳愧悔哭泣而歸。這且莫題。

卻說柳毅在撫州府所斷圖財害命一案，辛泰母子與焦氏合為一家，日用漸覺從容。辛泰的父親原來是個書生，辛泰欲續先緒，以蓋前愆。重新立志讀書，到了二十三歲，也舉了孝廉。感柳毅救命之恩，制了些禮物，親來廣東恭見。柳毅就留在衙門裡住著，柳毅問道：「賢契功名已就，可曾完過親否？」辛泰答道：「門生幸被大人救出法網，僅能少進竿頭，那暇提及室家！」柳毅道：「這樣看來，賢契真可謂有志了。」著人打聽劉靄的女兒還未嫁人，就著人代為提媒，劉靄允了。就擇定吉期，叫辛泰把貞娘娶在衙門裡來。柳毅才知前此所夢赤繩繫足、央求救命，就應在這兩人身上。住有月餘，柳毅做了些衣服，贈了些銀子，把辛泰夫妻兩個送回江西去了。

不知柳毅後來如何，下回分解。